

威廉·魏施德著 李文潮译

通向哲学的 后楼梯



辽宁教育出版社

序

—— 从现象学回到存在论 ——

通向哲学的 后楼梯

王德峰讲稿 王德峰著

B516-53
W595

通向哲学的后楼梯

威廉·魏施德 著
李文潮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哲学的后楼梯/(德)威廉·魏施德著;李文潮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86-7

I. 通… II. ①威… ②李… III. 魏施德-哲学-著作 IV. B51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910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赵中男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王 玲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248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2.60 元

“登堂入室”方是至友

叶秀山

哲学很难通俗，不是因为它太“上层”，而是因为它太“基础”。哲学讨论的是宇宙、人生的最基本的道理，只是人们通常都太脱离这个“基础”、“基本”的道理，或者甚至忘掉了这些基本的道理，所以才觉得哲学太“高深”，“高”不可攀。哲学之所以显得“不可攀”，乃是因为它不在“高”处。因为对哲学有这种认识，所以我对把哲学通俗化的某些尝试，总是抱有怀疑态度，明知这种态度相当偏颇，但思想一时还不易扭过来。

不过，哲学的通俗化工作，中国人、外国人一直都在做，有的做得还很有成绩，这是不能否认的。譬如我们上大学时都念过都兰(Durant)的《哲学的故事》，还作为学英文的教材来选读过，因为这本书的英文(实际是美式英文)实在是优美的，对中国人来说，文字的难度反倒大些。有些哲学通史，写得也是很通俗的，譬如改革开放后商务出版的梯利的《西方哲学史》，非常简明，连英文写得都十分简练，用这本书来学哲学史结合着学英文，对中国学生来说，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教材。

我没有统计，只是感觉到，通俗工作做得不好的，也很不少。许多年前在旧书店看到一本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通俗地改写了的德文书，就有这种感觉。因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就被认为很难读，才马上有人来做这个通俗工作，篇幅不大，我稍许读了几页，觉得很不合康德的思路。其实，除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外，真正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释得比较切实的，还要数英国斯密司那本释义，但这个释义也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通俗”工作。

那末，用别的方法来提高读者对哲学的兴趣如何？譬如配上插图——这是中国一些学者做了的，又譬如多谈些哲学家的生平轶事——这是德国魏施德先生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

魏施德先生写这本书的立意是要努力使“哲学”——以及它的作者都更加有趣，更加轻松，所以他的书起名叫《通向哲学的后楼梯》。“后楼梯”与“后门”通，在西方也并不是每家都有，许多年前，我在美国住的那家就没有；现在我女儿的房子是有的。推测起来，“前门”是接待客人的；而走“后门”，一般都是家人或者非常亲密的朋友，可以熟不拘礼地通行无阻。能进出“后门”的人，对于这家的主人——譬如哲学家，自然是很熟知的。

于是，魏施德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论了他所熟知的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三十多位哲学家，每一位都尽量介绍他的生平事业、生活习性，包括一些一般不太注意的有趣的生活故事，并从这里引入他的哲学思想的介绍——当然也是用尽量轻松、有趣的笔法来介绍其哲学思想。就这个宗旨来说，魏施德先生的工作是很成功的。我们看到，魏施德在每位哲学家后面都附上一个有趣的副标题，如苏格拉底叫“烦人的提问”，奥古斯汀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康德叫“准时的哲学”等等；从译笔行文来看，译者大概也尽力忠实于原文的趣味性、可读性，读起来真的非常轻松，可以想见，原文一定是非常优美的德文，如果找来对照着译文读，仍不失为既学哲学、又学外语（德语）的好读本。

读这本书，还可以纠正我的另一个偏向，因为我一直不很重视哲学家的传记材料。我为这个偏向找出一个理由：哲学是最为普遍的学问，思考的是宇宙、人生的大义，哲学家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相对地是较少的。这里所谓“相对”，是相对于艺术家、文学家而言，他们要更多地受个人具体经历的影响，而哲学家则倾向于普遍地思考问题，个人色彩是比较少的。这个理由，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只是比较地忽略了哲学家也是人，他的思想，无论怎样“普遍”，也要受时代

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生活在时代中的个人经验的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一面,魏施德先生把这一面着重地揭示出来,也是很有价值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有趣、生动才这样做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些哲学家的个人经历对他的独特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是相当大的,譬如魏施德书中说到的克尔凯廓尔,如果不是他有那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他对“生存”的本质的体会,就不可能有如此的深刻,因而是否能够将“生存”提出来与谢林、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抗衡,就很难说了。

康德应是受他个人生活影响较少的哲学家,他足不出城,交往不多,整日价沉浸于做他的哲学建构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的虔诚的宗教感情,就会体会到他的全部哲学工作都在努力从哲学理路上来“化解”宗教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在哲学的思想系统中有一个恰当的位置,因而他的工作不限于《纯粹理性批判》,而这个第一批判之所以酝酿许久而匆匆出版,正是说明他老先生是把三个批判的思路都理顺了以后才出版他第一部批判的。

康德的第一批判,一方面固然是批判怀疑主义,要为科学知识找出必然性的基础,但同时也是为了“审批”科学知识的“权限”:理性只能在“经验”领域里为科学立法,而超出这个范围,则是形而上学失误的地方。康德说,他要“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这句常受到批判的话的意思是:从形而上学不能“推”出“神”、“自由”和“不死”来,形而上学不能“证明”“神”存在,因为凡“存在”都只能是经验的,综合的,而“神”不存在于经验之中。

康德当时能说“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都不能证明“神”之存在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因为自古以来——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经由安瑟姆、托马斯到斯宾诺莎等等,都是用形而上学来“证”神的,而康德说不行,把传统的理论否定了;那末,哲学能不能“证”(推论、讨论)神的问题?康德说,可以的,但不是形而上学,不是用“元物理学”的方法,而是用“实践理性”——“元伦理学”的方法,则哲

学可以“证”(设定、推断)神。这是他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所做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是希腊哲学没有做的，并且基督教也只在宗教层次上作了奠基的工作，康德则把这个宗教的神的问题，从“理性”的——“实践理性”的哲学的层次上加以审批，在理路上打通了，为哲学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康德这个工作的意义，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此后只要注意到这层意思，再读康德的书，在理路上把握起来，则并不很难。

这里之所以要谈到对康德的理解，是想进一步说：有各种方法可以使哲学通俗起来，魏施德在哲学家的生活和文字的趣味性、轻松性上做了不少努力，做得很成功，我想补充的是，要能在理路上更加贯串起来，则更可由形式的通俗进入实质的通俗。当然，并不是说魏施德这本书在理论上没有下功夫，实际上他是努力把一些深奥的理论用平常的、轻松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是想强调一下这方面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哲学的通俗性，主要在于理路上的“通”，至于“俗”，也主要是说哲学的问题原本就在“日常的经验”(俗)中，“日常的经验”、“俗”到了极处，就会产生“超越”(飞跃)，先是内容，然后才是表达形式问题。哲学乃是“通学”，“条条道路通哲学”，物理学“通”哲学，伦理学也“通”哲学，哲学讲的是一个“融会贯通”——前说康德在完成两大批判之后，还要有个第三批判出来，这个《判断力批判》，乃是前两大批判的“融会贯通”。

哲学不仅与其它学科、其它科学是通着的，而且各哲学家所思考、研究的“问题”、“学说”、“思想”也是相通着的。“通”不等于完全相同，“君子和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和这个“者”——受时代、社会、个人条件影响的“不同”的“者”，有很多的关系；但“不同”却可以“通”，或者说，因有“不同”才有“通”的问题，“通”就是“和”。

西方人很重视“不同”，在思想、理论上注重“批判”、“创造”，这本也是哲学之本性。哲学不能像其它学科那样作为一门现成的“知识”来普及，哲学家、哲学著作都要求有自己的独创性，都要批判前人的理论、思想，提出自己的独特的学说、思想，才能自成一家；但自己提出的学说的

独特性，也要在和他人——别的哲学家对话、讨论的基础上产生出来，而不是闭门造车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经历，但并不能说，每个人都在同等的意义上是哲学家。哲学家需要哲学史，魏施德这本书说的正是历史上一个个的哲学家，实际上同时也是一本哲学史。

魏施德先从泰勒斯说起，这是公认的西方哲学的创始者，然后讲到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伊壁鸠鲁、布洛汀进入中古奥古斯汀、安塞姆到托马斯，有一个历史的顺序，这个顺序是不能打乱的，亚里士多德不能在柏拉图前面，这不仅是个史实问题，也有个理路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建立在从泰勒斯起希腊古代哲学的小结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没有“自然哲学”阶段的始基，没有巴门尼德“存在”，没有柏拉图的“理念”，出不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由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到布洛汀的“一”，也是历史过程；布洛汀的“太极”（一）不能在柏拉图之前，因为这个超越存在的“至善”是柏拉图先提出来的，没有柏拉图的理论准备，出不来“至善”的超越性，而柏拉图这种超越性，又是和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西塞罗语）、“认识你自己”、“美德即知识”这些思想分不开的。像“始基论”、“存在论”、“理念论”、“实体论”……这些理论倒未必一定由谁提出来，但这些“理论”自身有一个理路——用哲学的行话来说是有“内在的必然性”，是不能错乱的。同样，我们不该指望在古代希腊就能有像康德那样把自由提到核心地位的哲学体系出现，因为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基督教宗教思想长期传播逼出来的哲学问题，在古代希腊没有那样突出，他们集中思考的是“必然”问题，而阿那克塞曼德的 $\alpha\pi\epsilon\sigma\tau\omicron\upsilon$ （无定），并没有与自由问题真正沟通起来，直到康德才系统地来做这个工作。

当然，哲学史的发展常有这种情形：前人已蕴含了后人的思想，后人开发了前人的思路，譬如魏施德书中说亚里士多德思想时提到“逻各斯”其实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谈得就很多，不过亚里士多德是把它逻辑（Logic）化了，提出了形式推理的问题，显然是在某一个方面大大推进

了这一思想，但也失去了赫拉克利特那种普通超越性的“道理”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被后来的布洛汀，以至近代的黑格尔注意到，阐发出来，此种新闻发出来的“逻各斯”，和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其时不可同日而语，但道理的顺序是相通、相承的。

从这个意义来看，魏施德这本书是让人重视哲学史的学习，它告诉人，不仅这些哲学家像普通人一样有许多趣闻、趣事，而且他们的工作——“哲学”，同样也是很有趣的，读他们的书，学习哲学的历史发展，本不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哲学”的思想、思考本身就有一种魅力，才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不知疲倦地去研究它、思考它——为伊消得人憔悴，犯个错误也是值得的呢！

“思想”本身就有吸引力，读历史上一代一代哲学家的书，就是体会他们如何一个一个地被“他人”（其他哲学家、前辈哲学家）所吸引，而自己又如何地力图去吸引别人——同辈的、后辈的哲学家的。那末，读哲学的书是不是就仅仅为了被吸引、被征服，而准备当俘虏了呢？当然不是的。我们说，哲学书有一种思想的魅力、吸引力，正在于它是能引起你自己思想的兴趣的，而实际上，真正的“被征服者”、“俘虏”，都是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力和兴趣的，因而不是被吸引，而是被压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被征服者”和“征服者”是不平等的，而“读者”和“作者”的地位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大家都以探求真理为目的，而探求真理则是从古代希腊以来奠定了的哲学的崇高的使命，写书的如此，读书的也是如此。

这样，读哲学书，固然是一种学习，但也同样是一种交谈、讨论，需要的是友谊、理解和讨论的态度。读哲学的书，是在作者的引导下，把他想过的问题，用你读者自己的心思“重新”想一遍（或多遍）。作者在书里写下的“话”，不是对牛弹琴，而是调动读者的思考，读者“跟随”着他的思路，把他走过的历程，再走一遍，这就叫做“重新”，因为这条路你读者尚未走过。或者还想再走，作者来指引你，等你读者自己走了一遍或多遍后，则你读者的体会不会和作者完全一样的，或许你在同一条路上有新的体会，或者你还会发现一些新道路，再加上你如果也是做哲学

的，则你会有自己的书问世，则前一本书的作者理应拍手高兴，因为他作为“引导”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你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发现，去创造，如今真有了新思想出现，应该共同欢庆，庆祝在哲学探索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个同道、朋友、知己。

我们通常说，“读书”如“交友”，是读者与作者的交谈；就哲学或其它学术领域来说，“交友”则离不开“读书”，只是书有各种的读法，“交友”也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层次。魏施德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愉快、轻松的方式、方法：从“后楼梯”的“后门”进去，可以不拘一格地开怀畅谈。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常常想象着把这些大哲学家请到我这个小写作间来，和他们交谈——从图书馆借回他们的著作，认真真、有时是恭恭敬敬地读。所以别看我这个小写作间不起眼，我也请到过从泰勒士以来的许许多多大哲学家，承他们盛情，一谈就连续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所以我很喜欢这间小屋子，真可谓“来往无白丁”。

无论前门、后门，进门了以后是要交谈的，要听主人谈他关于哲学的所思、所想，有时你也要插上几句，说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书上有许多批批点点。这样，无论前门、后门，只在“过道”里不行；能进出后门可谓“熟知”，但黑格尔说“熟知”未必“真知”，要想“真知”，总是要“登堂入室”，坐下来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用心去“交谈”，这样的朋友，才是“至友”，才是“知己”。不要看魏施德先生的书从“闲谈”入手，他在谈到各位大家的哲学思想时，不认真读他们的书是写不出来的。

1997年1月27日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目 录

“登堂入室”方是至友

叶秀山

序言——通往哲学的两道楼梯	1
泰勒斯——哲学的诞生	3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一对相反的孪生子	13
苏格拉底——烦人的提问	22
柏拉图——哲学之爱	33
亚里士多德——见世面的哲学家	44
伊壁鸠鲁与芝诺——无官一身轻与不幸的义务	54
布洛汀——一个如醉如痴的人	65
奥古斯汀——浪子回头金不换	73
安塞姆——确实有个上帝	83
托马斯——经过宗教洗礼的理性	88
埃柯哈特——上帝即非上帝	98
尼古拉——有关上帝的名词汇编	106
笛卡尔——戴面具的哲学家	115
巴斯卡——被钉上十字架的理性	127
斯宾诺莎——对真理的封锁	135
莱布尼茨——有趣的单子拼盘游戏	146
伏尔泰——陷入困境的理性	157
卢梭——感情型哲学家的不幸	166

休谟——怀疑主义带来的沉船之难	177
康德——准时的哲学	185
费希特——自由的叛逆	196
谢林——对“绝对”的钟爱	210
黑格尔——世界精神的化身	220
叔本华——恶毒的眼光	233
克尔凯廓尔——上帝的间谍	243
费尔巴哈——人创造了上帝	253
马克思——现实的反抗	263
尼采——虚无主义的威力与无能	272
雅斯柏斯——有益的失败	282
海德格尔——一个关于存在的神话	292
罗素——哲学即抗议	302
维特根施坦——哲学的没落	311
结束语——上楼与下楼	321

序 言

——通往哲学的两道楼梯

位于住房背面的楼梯不是进入居室的常用之路。它不很明亮，不很整洁，不像前门那样庄严。它给人的感觉是：荒凉，光秃，有时还有点零乱破落。但是走这条路，无须穿戴得特别漂亮，完全可以随便一点。殊途同归。和走前门一样，同样可以见到楼上的主人。

接近哲学家时，当然可以庄严一点：踩在整洁狭长的红地毯上，沿着擦得发亮的扶手拾级而上。但是，哲学也有一道后楼梯。拜访哲学家时，也同样可以随便一点。幸运的话，碰到的哲学家也很随便。如果他们恰恰没有站在前门楼梯的顶端等待一位高贵的客人。走这条路，没有庄严的场面，无须故作高雅。见到的哲学家，也许是真正的，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有人的优点，也有人的缺点。同时又有那么一点点伟大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他们是人，却总是企图超越纯粹的人生。如果见到他们，那这段路就没有白走，也不能因为我们使用后楼梯，就可以继续不拘礼节。现在，就该和哲学家进行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了。

主张“哲学的声调应该高贵严肃”的人中，也许会有相当的一部分将严厉谴责作者的这种作法，如果他们不认为拿起这本书会有损于他们的尊严的话。没有人阻止他们使用通往哲学的大门。在迄今为止发表的几本拙作中，作者自己也这样做了。

他这一次使用了后楼梯,只是因为走这条路可以避免走大门时必然带来的某种危险。这就是:拜访者可能会意外地停留在用来装饰大门、前庭和楼道的吊灯下,停留在地图前和雕刻着神像的柱子旁边,而未能登堂入室。后楼梯没有装饰,没有任何可能分散拜访者注意力的东西。因此,有时它倒能更直接地把我们带到哲学家的家里。

泰勒斯

——哲学的诞生

人到暮年，特别是预感到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个宁静的时刻，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哲学也是如此。到现在它已经两千五百多岁了，预言它行将就木的也大有人在。今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件艰难的，有点老态龙钟的事业。从这种感觉中会产生一种回忆往昔与寻根的欲望。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那个年代，哲学曾年轻力壮，充满活力地活跃于现实之中。

然而，谁要去追究哲学的生辰八字，便很容易陷入非常尴尬的处境之中。对精神方面的变化，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户籍登记处去记载每件事发生的准确时间的。哲学是什么时候问世的，谁也说不清。她的童年消失在远古时代的茫茫黑暗之中。

一种古老的传统告诉我们，哲学是从泰勒斯(Thales)开始的。他是位智者，家住古希腊小亚细亚地区的贸易城米利提。据说他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人类历史上他是第一个研究哲学的。但对这一点，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表示赞同。有人指出，在古希腊几位早期诗人的作品中，就己能找到哲学的萌芽。因此他们称希西阿或者荷马为哲学之父。其他人则认为更早，说早在希腊人步入人类历史之前，在亚洲民族中已经产生了哲学。

比这更激进的，则是十八世纪初的一位学者，柏林科学院院士，名叫雅格布·布鲁格尔。按照当时崇尚拉丁语的风尚，他自

称雅格布斯-布鲁格魯斯。他用拉丁语写了一部哲学史，洋洋洒洒，名叫《哲学批判史——从人类摇篮到当代》。如果我们可相信这位学者的话，那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最早期——摇篮时代，或把这个拉丁词翻译一下，人类的襁褓时代。这本书第一编的封面上印着一幅画：一派洪荒时代的风光中，站立着一只狗熊，悠哉悠哉地啃着自己的左掌吃。图上方的标题是 *ipse alimenta sibi*，翻译成汉语便是：自食其果。意思大约是：哲学不需要别的养料，也不需要其他科学和艺术为前提，它以自己为满足，独立存在。简言之：哲学是从自身产生的，所以在人类还处于襁褓之中时，哲学已经问世了。因此，雅格布在探寻哲学的起源时，就必须不断地向前追溯：从希腊追到埃及，从埃及到巴比伦，甚至到《圣经》上所说的洪水暴发之前，即人类刚刚开始学步的夏娃与亚当时代。但雅格布的探根寻源并未到此为止，他甚至要研究研究，是否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天使和魔鬼中已有了哲学家。当然，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之后，雅格布得出了结论：无论天使还是魔鬼都不是哲学家。再认真推敲一下，他觉得亚当及其子孙也不可靠。在他们身上虽然不难找到哲学火花的痕迹，但要给他们披上哲学家的外衣，单靠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亚当嘛，雅格布说他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进行哲学思考。那些被迫为温饱操劳的人，或者像圣经上说的，只有满头大汗才能有饭吃的人，晚上是没有精力思考深奥的哲学问题的。

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写哲学史的人。他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科学与哲学是在人的基本欲望得到大体满足，人有了闲暇时才产生的。这种情况第一次在埃及，即在这个国家的牧师们的生活中出现，因此他们才发明了数学和天文学。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则从希腊人才开始。当然是那些颇有闲暇的希腊人。而这种闲情逸致只有富城米利提的一位大商人才能享受。这个人就是泰勒斯。此后，人们便认为泰勒斯是哲学的开